



父亲的安全帽

●谭梓健

父亲的安全帽,至今还挂在老家门后的挂钩上。帽檐有几道深浅不一的划痕。

他是个铆工,20世纪90年代,镇上拔地而起一大批机械厂。父亲就在城东的机械厂干了一辈子。每天清晨,他推着那辆二八大杠出门,车把上挂着一个铝制饭盒,里头装着母亲给他备的午饭。傍晚六点,他准时回来,一身深蓝色的工装,肩膀上落着铁灰色的粉尘,连眉毛上也沾着些许。他不爱说话,进门先蹲在院子的水龙头下洗手,肥皂搓出厚厚的泡沫,水哗哗地冲,也总要洗上两三遍,那双手才算干净。可那干净,也只是暂时的,第二天上班又会恢复如初。他的指节粗大,掌心布满厚实发黄的老茧,指甲缝里,总嵌着一些洗不掉的、金属与机油混合的深色印记。那双手,似乎永远都带着一种洗不掉的、属于工厂的气味与质地。

父亲虽然沉默,却是做物什的好手。家里的许多物什,都出自父亲之手。阳台的花架,是用废弃的角铁焊的,接口处的焊疤粗粲,却异常牢固,任凭风吹雨打,从未松动。我小学时的小板凳,是他用从街边垃圾桶里捡来的钢板下脚料和几截铁管做的,沉得很,别的孩子搬不动。我稳稳当地坐在他上面,度过了许多看小人书

的下午。他做的东西,从不讲究美观,甚至有些笨拙,但有一种磐石般的可靠。

我曾在一个夏日的午后,去给父亲送落在家里的钥匙。那是我第一次,也是唯一一次,真正走进他工作的那个世界。巨大的厂房,像一个喧嚣的、金属的森林。天车在头顶隆隆滑过,空气里弥漫着灼热的铁腥味、机油味和几乎能触摸到的噪声。我远远看见他和几个工友围着一块烧得暗红的钢板。他双手握着沉重的工具,脊背弯成一张弓,额上的汗,在安全帽的带子边汇成小溪,一滴一滴,砸在脚下的铁屑上,瞬间就蒸发了。父亲没有看见我。那一刻,那个在家里沉默的、动作有些迟缓的父亲,在震耳欲聋的轰鸣与灼人的热浪里,却像一尊正在与钢铁搏斗的、充满力量的雕塑。我才明了,他带回家的那身疲惫,有多么的具体和沉重。

父亲从不会讲什么人生哲理,但教会了我很多东西。小时候我考试考砸了,他只会走过来,把一只刚修好的、拧紧了发条的旧铁皮青蛙放在我桌上,用粗壮的手指一推,那青蛙便咕咕哒哒地在桌面上跳起来。他什么也没说,但我好像听见他在说:“跌倒了,拧紧发条,还能再跳。”我考上大学那年,他破天荒地喝醉了,拉着我



■AI制图

的手,反复说一句话:“好,好,走远点,去看看。”临行前,他连夜给我做了一个小铁盒,用来装零碎东西。盒盖不太平整,合上时,需要用力按一下,还会发出“咔”的一声脆响。

如今,父亲退休了,工厂也早已搬迁。那顶安全帽,失去了它原本的用处,成了一种纪念。有时回家,我还会下意识地朝门后望一眼。它静静地挂在那里,像一个句号,终结了他四十年的光阴。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,落在帽顶上,那粗糙的黄色表面,竟也泛出一种温和的光泽。

父亲一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,但他把一生的汗水、沉默和坚韧,都毫无保留地,铆进了我们一家的人生铁架里,如此严丝合缝,不可分离。

东园文学奖 征文选登

扫码查看
征稿启事



古劳水乡

●陈东明

这已是我第三回踏上古劳的土地了。前两次都在盛夏,岭南的日头是毫不留情的,晒得人有些发昏;水边的暑气更是黏稠稠的,裹在身上,总也挥不去。这回却挑了深秋。暑气退得干干净净,天是高而远的,是一种淡淡的灰蓝色,像一块上好的旧瓷。风从水面上来,带着水汽的清润,拂在脸上、颈上,凉丝丝的,让人精神为之一振。单是这份天时的爽朗,便已胜却前番了。

沿着河岸慢慢地走,便觉这回的光景,确比记忆里齐整了许多。脚下的路是洁净的,岸边的花草也像是新修剪过,蓬勃勃勃地生长着,却又不显得杂乱。最可喜的是那河道里的水。记忆中的水色,总不免带些土黄或浑浊,如今望去,竟是满满一河的碧绿。那绿是沉静的、厚厚的,像是一整块上好的翡翠,又像是积了千年的苔痕,都化在这水里了。

水是这般的静,若非偶尔有那漆成乌篷式样的游船,慢悠悠地滑过,几乎要疑心它是不动的。船尾拖出一道长长的微波,粼粼地,向着两岸的石基软软地荡开,将那水中倒映着的树影、屋影,都轻轻地揉皱,成了一幅晃动着、莫奈笔下的画。那水波的声音也极轻,哗哗地,像春蚕在嚼着桑叶,非侧耳细听不能闻。

信步转进一条傍水的老街,这条老街充满着历史文化底蕴,无论是建筑,还是

经营的各类商品,恍若踏进了另一个年岁。脚下的青石板被岁月磨得温润,缝隙里探出细密的青苔,湿漉漉的,像是刚哭过的样子。两旁的屋舍多是明清的遗韵,青砖黛瓦、木门木窗,那门楣上的雕花虽已模糊,却还固执地留着往昔的精致。偶有一扇虚掩的门,望进去是深深的天井,几盆兰草在阴凉里绿得沉静。

这水乡的格局,是有些别致的。一座座小石桥,便如一根根纤巧的腰带,将这些散落的明珠串联起来。桥是朴拙的,栏杆上漫着茸茸的青苔,石缝里偶尔探出一两茎不知名的草叶。桥下的水是这般近,仿佛一伸手,便能掬起一捧凉意。岸边多的是柳树、黄花树及榕树。有些榕树有百年的岁数了,虬龙般的根须,一半牢牢扎进土里,一半却深入水中,像个贪凉的老者,将胡须浸在河里。那树冠是极阔大的,投下好大一片浓荫,即便在秋日,也自有一种苍蔚的意味。我想,夏日里,这树下该是水乡人最好的去处了;此刻虽有些清寂,但那一种安然的态度,却愈发地显了出来。

走得乏了,便在老街转角处的茶棚坐下,要了一壶本地产的绿茶。茶水是淡淡的黄,入口却有股说不清的清甜,想来是这水乡的灵气所钟了。喝着茶,我忽然想,六百多年前,那位名叫冯八秀的先人,率领乡民筑起这“古劳围”时,可曾想到,



■古劳水乡一隅。资料配图

他为了抵御水患而建的这方水土,会变成后人眼中一幅绝美的画卷?人与水,从最初的抗争,到后来的依存,再到如今这般的和谐,其间的沧桑,都静静地沉淀在这碧波里、这石桥下、这老翁额头的皱纹里了。

天色渐渐地向晚,水面上浮起一层薄薄的、似有若无的暮霭。对岸的屋舍与树木,轮廓都柔和了起来,像要融在这片空蒙里。老街两旁的人家,已然亮起了零零星星的灯火,那光是昏黄的,温软的,倒映在墨色的水里,碎成点点金斑,随着微波轻轻地晃。

我该走了。归途中,那水的绿、桥的影子、老街的幽深、绿茶的香,还久久地在心头萦绕着。这一回,我总算没有辜负古劳的秋天。它不像夏日那般热烈逼人,它只是清清浅浅的,带着些许的凉意与安详,像一句说得很轻、却值得反复回味的話,悄悄地,就说到了你的心里去。



蜂巢行者

●曹波

橙色盔甲,流动蜂巢
疾驰如电穿街巷
接单即发,越楼桥
分秒刻入车轮的轨迹

顾不上抿半口水,燃半支烟
目光锁住跳动的红灯
生怕一次迟滞
撞碎满屏的星芒

烈日烙背,寒锋割面
订单载着别家的暖意
小区深锁,导航偏移
医院、学校、出租房的阶梯
沉默的期盼压弯车铃

雨混汗,盐渍裳
青春飞驰向远方
霓虹拉长疲惫的影子
饭香蒸透千窗
唯自家灯火,沉入夜海

长街尽头
晨光正叩醒新的蜂巢